

逝水与岸望： 嫩江边的光阴故事

●尚桂贤

心向往海，却终年囿于方寸。总以“忙碌”搪塞，实则是为几两碎银，缚住了说走就走的翅膀。虽未亲见海的浩瀚，却有幸日日浸润于家乡嫩江那不疾不徐的脉动里。

我的根，深扎在嫩江臂弯中的宝石村。从老屋的土阶到江岸的青石，不过五十步的距离。老屋踞于高处，嫩江卧在低处。父亲曾说，若江水漫过这老屋的门槛，大安市怕也只剩一片汪洋了。这江，是嵌在骨血里的安稳。

幼时的夏，嫩江便是人间的天堂。

一群赤条条的孩童，在浅滩不及一尺的水波里，或匍匐，或仰卧，只露出几个圆溜溜的小脑袋，手脚并用，搅起满江的笑闹与水花。溅起的晶莹，是我懵懂的诗行；头顶的流云，是我初识的远方。

嬉水也曾带来痛楚。九岁那年，趁母亲灶台忙碌，我溜下江岸，汇入玩水的伙伴。正值涨水，白色的泡沫簇拥着涌向岸边。好奇驱使，我拨开泡沫，向深处试探。骤然，脚下虚空！浑浊的江水瞬间灌入口鼻，挣扎的恐惧攫住了我。只记得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托起——是邻家十六岁的刘英姐姐。

当母亲寻来，我正若无其事地拨弄沙

粒。她一面哽咽着向刘英道谢，一面狠命地责打我，一遍遍重申：“娘不在，绝不许下水！”那时年幼，不解她的泪为何比我更汹涌。多年后身为人母，才懂得那泪水中沉甸甸的爱与后怕——那是失而复得的心悸，是恐惧深渊的回响。

夏日的黄昏，左邻右舍聚在院中。菱角的清甜在齿间弥漫，蛙鼓蝉鸣是天然的乐章。大人们絮叨着柴米油盐，孩童追逐嬉闹。那寻常院落里的烟火气，是岁月最温暖的底片。

那时的嫩江，鱼虾丰饶，是生计的源泉。

涨水时节，天光初露，摇橹的，突突作响的机船便满载而归，泊在岸边。买鱼的、卖鱼的，讨价还价，喧嚣鼎沸。不多时，鲜鱼便被驮上摩托，散向四方。留下的人，总津津乐道

谁家今日收获最丰。

大姨家五个壮硕的儿子早早辍学，专事捕鱼。渔船、渔网、挂子一应俱全。每日清晨，他家船上的鱼获总是最惹眼，换得的钱钞也最厚实，红火的日子惹人艳羡。

我家紧邻大姨家，同样五个儿女，却只有哥哥一个男丁。五个书包，到了开学季，便是母亲紧锁的眉头。大姨家门前车马喧，我家门庭人影稀。幼小的心，也曾暗暗盼望：父亲若也能撒网弄船，该多好。

大姨夫屡次劝父亲：“供丫头片子念书有啥用？趁早下江是正经！”父亲却是出了名的“一根筋”，任人闲话，只沉默地挺直脊梁，固执地托举着儿女的远方。

那时听见对父亲“死脑筋”的讥笑，心头会掠过一丝自卑。待岁月流转，方彻悟：正是父亲这沉默的“一根筋”，在命运的洪流中为我们筑起一道堤坝，才有了我们今日看似寻常却安稳的港湾。

我庆幸，我的父亲不会捕鱼。他用另一种坚韧的网，捕捞起了我们更辽阔的人生。

父母早已随我们迁居城中，而大姨终其一生未曾踏入城市。熟识的人都说，父母是

有福之人。

光阴荏苒，我亦成了承上启下的中流。嫩江水却依旧，以亘古不变的从容缓缓流淌，仿佛世间悲欢于它，不过是刚刚好经过的涟漪。

如今，嫩江成了我灵魂的挚友。

欢欣时，携家人挚友漫步江畔。偶尔支起帐篷，炭火炙烤着江鱼的鲜香，啤酒泡沫映着夕阳。江风拂面，细数生活馈赠的安宁。

郁结时，便独自踟蹰江岸。听风语呢喃，涛声低诉，看水鸟剪过天际，游人点缀长堤。将烦忧细细写下，折成纸船，放入江流。看它载着心事，漂向水天一色的渺茫。时间不语，却沉淀了所有答案；山水无言，却阅尽了人间悲喜。

嫩江水，无论它发源于哪里，在我生命的版图上，它早已是那泓不竭的源头——童年嬉戏的波光里有它，少年懵懂的倒影里有它，青年远行的回望里有它，中年沉淀的思绪里亦有它。此去余生，它仍是我血脉里，那泓永恒流淌、不离不弃的生命摇篮。



画屏书幅满庭堂(外二首)

●李闻方

画屏书幅满庭堂
笔下纸上飘墨香
古风新韵抒心曲
精雕细琢铸辉煌

条条幅幅唱北疆

盛情吟竹诗滴翠
彩笔画梅笔携香
千情万颂江河醉
条条幅幅吟北疆

千琢万磨铸华章

书画情深伴墨香
千琢万磨铸华章
抬眼多少松嫩美
鹤乡无处不风光

诗韵秋收

●罗新海

秋收，是一幅色彩斑斓、生动鲜活的画卷，展现出四季更迭中最为丰饶饱满的姿态。古代文人墨客以诗词为彩墨，将秋收的点滴绘于文字中，既有农人躬耕的勤劳汗水，又有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瑰丽景色。当我们细细品读这些古诗词，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，置身于一片充满收获与希望的田野。

秋收的过程，在诗人笔下化作了挥汗如雨、热火朝天的忙碌身影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组诗中的一首如此写道：“新筑场泥镜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该诗描绘了平整如镜的打谷场里，连枷声声、彻夜不息的劳动场面。短短几句，就写出了秋收的紧张与忙碌，农人趁着好天气争分夺秒抢收稻谷，唯恐天公不作美而误了收获，那份辛苦与急切跃然纸上。

秋收的色彩，恰似一场绚烂斑斓的视觉盛宴。在诗人的眼中，秋色不再是萧瑟凄清的代名词，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色彩交响。范成大《浣溪沙·江村道中》的“十里西畴熟稻香，槿花篱落竹丝长，垂垂山果挂青黄”，将秋日田野的美好图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十里西畴，稻谷飘香，槿花绽放，山果垂挂，青黄相间，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画卷。

秋收的丰景，是累累硕果，是丰盈的仓储。古人深明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之理，对丰收景象多有吟咏。《诗经·周颂·丰年》云：“丰年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廩，万亿及秬。”丰收的年景谷物多，仓库中装入了万亿新稻粮。该诗的量词“万亿”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，不免显得夸张，但真切表达了先民对丰年的热切渴望。宋代诗人陆游在《秋获歌》中写道，“墙头累累柿子黄，人家秋获争登场。长碓捣珠照地光，大甑炊玉连村香”，诗人想象力丰富，将春稻比作“捣珠”，将蒸饭比作“炊玉”，在农人的心中，粮食就如珠玉一样宝贵，它凝结着农人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，不可浪费，定要珍惜。

秋收的喜悦，是农人辛勤劳作后获得回报的自然流露。从“春种一粒粟”到“秋收万颗子”，农人深知“粒粒皆辛苦”的不易，因而对辛勤劳作后的收获喜不自禁。宋代诗人孔平仲《禾熟》中的“百里西风禾黍香，鸣泉落窦谷登场。老牛粗了耕耘债，啖草坡头卧夕阳”，描绘了一幅闲适的画面，老牛享受夕阳的沐浴，折射出农人收获后的满足与放松。这种满足不事张扬，却惬意绵长。

农人对丰收喜悦最直接的表达，是秋收图卷里最动人的场景。“丰年人乐业，垄上踏歌声”“村落丰登里，人家笑语声”，清听，这是秋收后家家户户传出的歌声与笑语。“连村箫鼓谢神呪，谷黍换酒无斗升”，请看，这是秋收后村庄祭祀农神的场景，农人把酒尽兴，好不欢乐。

古诗词里织就的秋收画卷，跨越千年依然清晰明亮。它们不仅记录了古代农耕文明的生动场景，更传承着中华民族勤劳朴实、敬畏自然、乐观豁达的生命智慧，这份智慧从古延续至今，丰收的喜悦与感动也从古延续至今。

(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

颗粒归仓，采自传元代程摹绘宋代楼璩《耕织图》。

保护古树名木

赓续历史文脉



- ▲树种: 旱柳, 杨柳科, 柳属。
- ▲位置: 大安市龙沼镇龙沼村。
- ▲等级: 三级古树, 树龄111年。
- ▲状态: 树高14米, 胸径88厘米, 冠幅10米。现为正常株, 生长环境良好, 现存状态正常。
- ▲古树历史: 该树于1914年栽植。

- ▲树种: 榆树, 榆科, 榆属。
- ▲位置: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民村。
- ▲等级: 三级古树, 树龄111年。
- ▲状态: 树高16米, 胸径74厘米, 冠幅13米。现为正常株, 生长环境良好, 现存状态正常。
- ▲古树历史: 该树1914年自然生长。



图文来源:《白城古树名录》、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

宋人的广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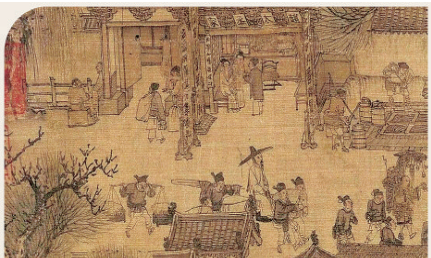
●唐海嘉



外，宋朝商人打广告的形式还多得很，旗帜广告、彩楼广告、印刷广告等也很常见，称得上是种类繁多。而随着商业竞争日趋激烈，商人们的广告意识也日渐增强，采取的广告营销策略也十分丰富。

有利用名人效应造势的。北宋年间，汴京有家有名的宋家生药铺，就曾花重金求来当时闻名于世的大画家李成的书画作品，悬于药铺墙壁之上，引得不少文人雅士驻足围观、鉴赏品评，宋家生药铺很快就声名鹊起。而名家的诗词，也曾为商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人效应。苏轼有一首诗题曰《戏咏微子赠邻姬》，诗云：“纤手搓来玉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，压匾佳人缠臂金。”相传苏轼被贬官海南时，偶遇一位开微子店的老妇人，苏轼特意为她作了这首诗。据说此诗一出，老姬微子店的生意量激增，铺中的微子供不应求。由此足见，名家作品的广告连带效应确实可观。

有的商家十分有前瞻意识。北宋天圣八年科举考试，当时已在文坛颇负盛名的欧阳修分别在监试和省试中连获第一，风头一时无两，就等着在殿试中大展身手，一偿“连中三元”的夙愿。信心满满的欧阳修特意去了一家成衣铺，为自己定制了簇新华丽的袍子，这家店的掌柜得知来人就是当年考生中呼声最高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商铺和广告。

作者供图

的欧阳修时，便格外殷勤地为欧阳修赶制了新衣，并美称待欧阳修一举夺魁，就可以与有荣焉，以“状元袍”为招牌为自家店铺大肆宣传。没承想，与欧阳修住同一客店的举子，年仅19岁的寒门子弟王拱辰看见欧阳修的新袍子十分光鲜，于是趁欧阳修不注意，把新袍套在了自己身上，还兴奋地嚷着“我穿状元袍喽，我穿状元袍喽”！希望能沾沾欧阳修的喜气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宋仁宗为慰藉和激励天下寒门士子，特意点了出身寒微的王拱辰做状元。没想到，意外披上“状元袍”的王拱辰果真中了状元。商家于是大肆渲染宣传一番，一时间在坊间传为美谈。

还有借助重大节日活动打广告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，北宋汴京元宵灯会时，“诸坊巷、马行诸香药铺席、茶坊、酒肆灯烛，各出新奇。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，而

又命僧道场打花钹、弄椎鼓，游人无不驻足”。各行各业竞相争艳，“打花钹”“弄椎鼓”等营销手段不一而足。《梦粱录》在记录南宋临安元宵佳节的盛景时，也提到“清河坊蒋检阅家，奇茶异汤，随索随应，点月色大泡灯，光辉满屋，过者莫不驻足而观”。商家往往利用重大节日的机会，通过推出新的文化活动或游戏方式，以博取民众好感，旨在塑造良好的商家形象。

也有追求独家定制的品牌意识，以提高知名度的。宋朝话本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中讲了一个因大反派穿的皮靴里藏着一张“铺户任一郎造”的字条，而帮助捕头顺利破案趣事。话说有个靴匠任一郎，每卖出一双靴子，就让顾客在“坐簿”里登记个人信息。靴子里的字条与靴匠的坐簿两相对照，居然很快就让身份神秘的大反派落了网。从这则故事里也能看出，宋朝商人打造独家商标、建立独立品牌的意识已然比较明显。

此外，在诗酒风流的宋代，商家也特别愿意“附庸风雅”。《武林旧事》中有关于宋朝诸种酒名与产地的记录，如扬州的琼花露、秀州的清若空、吴府的蓝桥风月、建康的秦淮春等，显示出商家着意以富有诗意的文辞为酒酿取名的意图。

宋朝还有不少酒家客店专门设有供文人墨客题诗的墙壁，陆游晚年创作的多首《戏题酒家壁》即是代表，文士的墨宝题诗无疑给这些商家做了免费广告，商人们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的。

做广告并非宋朝商人独有，待到明清时期，广告的形式更加推陈出新，规模更大，也更为高调。据《陶庵梦忆》记载，明朝的大型戏曲表演，动辄就能吸引上万观众，各路商家于是争先恐后把握商机，有的打折扣，有的送赠品，有的送礼帖，手段之多、蹭热度之急迫，绝不亚于现在购物狂欢节时商家们的花样百出。

而清朝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亦有“沿街吆卖”“京师五月以后，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”“大小书肆出售宪书，衢巷之间亦有负箱唱卖者”等商家打广告的相关记述。

广告虽小，却处处包蕴着古人的才智。今天，宋人的广告思维与营销方式，仍有值得我们玩味之处。而从或诙谐或质朴，或清雅或亲民的宋人广告中，我们也可以一窥宋代丰富多彩的俗世生活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